



三 通 小 叢 書

五 十 元

王 統 照 著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67

注意

本局小叢書，為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注意。

-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文學
-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
-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
教育・美術・歷史
-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法律
社會・政治・經濟

目次

五十元(王統照).....一

屋頂下(魯彦).....三八

485264

五十元

他從農場的人羣裏退出來，無精打采地沿着滿栽着白楊樹的溝渠走去。

五 七月初的午後的太陽在他頭上如同一把火傘。一滴滴的大白汗珠子從面頰上往下滾，即時便濕透了左肩上斜搭的一條舊毛巾，然而他却忘了用毛巾抹臉。

元 實在這灼熱的天氣他絲毫沒感到煩燥，倒是心頭上却像落下了一顆火彈；這火彈咬住了他的心，覺得呼吸是十分費力。

1 這位快近六十的老實人，自年輕時就有安分的服從的性質，除掉偶而與鄰居為收麥穗，一隻鷄七天中能生幾個蛋抬了「話槓」之外，對於穿長衣服的人他甚麼話都說不出。唯唯的口音與低着眉毛的表情，得到穿長衣的許多

2 人的讚美。

「真安本分，……有規矩，……不糊塗，……是老當差！」這是他幾十年來處處低頭得到的公共主人們的好評語。

農場上，段長叫去的集會，突然給予他一次糊塗的打擊。儘着想，總沒有更好的辦法。

三
小 道
「喂！老蒲，那裏來？你看，一頭大汗！」

叢 書
在土溝的盡頭，一段半坍的石橋上，轉過一個年輕人來，粗草帽，白竹布對襟褂子，粗藍夏布短褲，赤着腳，很快樂地由西邊來向老蒲打招呼。

「啊啊，從……從小牟家的場上來，開會，噯！開會要鎗哩。……」

「開會要鎗？又不是土匪怎麼籌鎗？」年輕人滿不在乎的神氣。

「伍德，你二哥，你別裝癡，你終天在街頭上混，甚麼事你不知道。……」

……愁人！怎麼辦？段長，段長說是縣長前天到鎮上來吩咐的，今年夏天嚴辦聯莊會，攤鎗，自己有五畝地的要一桿鎗，本地造的套筒，……」老蒲感着眉毛在樹下立住了腳。

五 伍德從腰帶上將大蒲扇取下來，一陣亂搖，臉上醬紫色的肉紋頓時一鬆，笑嘻嘻地說：「是啦，聯莊會是大家給自己看門，鎗不多甚麼也不中用，這是好事呀！……不逼着，誰家也不肯化錢！……」

十 「你說，你二哥，本地造套筒值多少錢一桿？」

元 「好，幾個莊子都支起造爐，他們真好手藝！……我放過幾回，一樣同漢陽造用，準頭不壞。……聽說是五十塊一桿，是不是？」

3 「倒是不錯。鎮上已經在三官廟裏支了爐，三個鐵匠趕着打，五十元一桿，還有幾十粒子彈。……你二哥，事是好事，可是像咱這樣人家也攤一份

4 ?你說。……」

「好蒲大爺！你別提咱，像我可高拔不上，你是有土有地的好日子，這個時候化五十塊得一桿鎗。還沒有賬算？不，怎麼段長就沒叫我去開會！」伍德的笑容裏似含着得意，也似有嫉妒的神色，他用蒲扇撲着小楊樹葉子上的螞蟻，像對老蒲的憂愁毫不關心。

小 「咳！咳！現在沒有公平。你說我家裏有五畝的自已地？好在連種的人家的不到四畝半，二畝典契地，當得甚麼！五十塊出在那裏？今年春天一場雹子災，秋後怕交不上租粒。……段長不知聽誰說，一桿鎗價，給我上了冊子，十天以裏，……交錢，領鎗！沒有別的話。縣長的公事不遵從，能行？……」這些話他從十分着急的態度中說出來，至少他希望伍德可以幫同自己說幾句略抒不平之氣的同情話。

「蒲大爺，咱，……真呀，咱還是外人？想必是一家裏有黃金隣舍家有燈盤，」我若是去領鎗人家還不要呢。你老人家這幾年足糧足草，又在好人家裏當差多年，誰不知道。你家裏沒人化錢，段長他也應該有點打聽吧？」

五 一扇子打下來一個綠葉子，他用粗硬的腳心將葉子在熱土中踏碎。

老蒲這時纔想起拉下毛巾來擦汗，癡瞪着朦朧的眼睛沒說出話來。

十 「恭敬不如從命！我知道現在辦聯莊會多緊，局子裏現拴着三四個，再不交款聽說還有遊街，何況還有鎗看門。教我有五十塊，準得弄一桿來玩玩。我倒是無閑可看！蒲大爺，看的開吧，難道你就不怕土匪來照顧你！……哼！」

五 「破了我的家統統值幾個大錢；」老蒲的汗珠沿着下頰，頰頸滴的更快。
「值幾個大？怎麼說吧，……我是土匪，我就會上你的賬。還管人家大

6 小？弄到手的便是錢！現在你還當是幾年前非夠票的不成？」

老蒲初聽這向來不大守本分的街猾子伍德的話，滿懷的不高興，可是他說的這幾句卻沒法駁他。五十元的出手還沒處計畫，果真土匪與這小子一個心眼，也給自己上了賬？可怎麼辦？這一來，他的心中又添上一個待爆裂的
通 火彈。

小 「愁甚麼，這世道過一天算一天，難道你老人家還想着給那兩個兄弟過
叢 成財主！……」

曹 伍德又將蒲扇插入腰帶，很悠閑地沿着溝沿向東走去。

老蒲回看了他一眼，更沒有把他叫回的勇氣，可是一時腳底下像有甚麼黏住抬不起腿來。頭部一抬一抬地呼吸那麼費事。段長的利害臉色，又重復在自己的臉前出現。向來也是鎮上的熟人，論起他家來連自己不如，不過是

破落戶罷了，誰不知道，提畫眉籠子，喝大茶葉，看東牌是他的拿手本領。一當了段長真是有點官威了！比從前下鄉驗屍的縣大老爺的神氣還利害。在場子裏說一不二。「五十塊，十天的限期，交不到可別提咱們不是老隣居！公事公辦，我擔不了這份沈重！……」他大聲喊着，還用手向下砍着，彷彿劊子手的姿勢。……

十 他儘着呆想剛纔的情形，不覺把如何籌款以及土匪上賬的憂慮暫時放下了，段長的變架子，不容別人說話的神氣，真出於這老實人的意外。

元 無意中向西方仰頭看去，太陽已快下落了，一片赤紅的血雲在太陽上罩住，他又突然吃了一驚。

7 不是好兆！他心上的火彈更是七上八下的撞擊着。

老蒲的家住在鎮外，却又不是一个村落。正在一片松林的側面。松林是鎮上人家的古塋。他已在這片土地上住了三輩了，因為老蒲的父親貪圖在人家的空地上可以蓋屋的便利，便答應着輩輩須給人家看守這座古塋。實在這古塋的後人大半都衰落了，現在成了不止一家的公分塋地，樹木經過幾次的砍伐，只餘下幾顆空心的大柏樹，又補栽了一些白楊。有幾座老墳早已平了，小石碑也有許多殘缺，塋裏邊滿是茂生的青草。老蒲住在那裏；名分上是看塋叢地，實在早沒有很多樹木可以看守了。幾間泥牆草頂的屋子，周圍用棘針插成的垣牆，破木板片的外門，門裏邊有一囤糧食，所有的燒草因為院子小都堆在門外邊。他與一家人每當夏秋的夜晚便坐在院子中的大青石上說說閑話，聽見老柏樹與白楊刷刷擦擦的响聲也很快活。不過鎮上的人都說這座古塋裏有鬼，也有人勸他搬家，老蒲却因為捨不得這片不化錢的土地，又知道屋子

是搬不走的，所以永沒有搬。至於甚麼鬼怪，不但老蒲不信，就是他家的小孩子也在黑夜中到過墳頂上去，向來是不懂得甚麼叫恐怕！

這一天的晚飯老蒲沒吃得下，可是也不說話。他的大兒子向來知道這位老人的性格，看他從鎮上開會回來，眉頭蹙着，時時歎氣的的樣子，便猜個大概。不用問，須靜等老人的開口，這一定是又有為難的事。第二個兒子吃過兩碗小米飯後却忍不住了。

「爹，甚麼事？你說吧，到底又有甚麼事？我知道單找莊稼人的蹩扭！」
老蒲將黑烟管敲着小木凳，搖搖頭，

「怪，咱這樣人家還有甚麼？現在又沒過兵。」

「小住，」老蒲在淡淡的月光下看看光着肩背的兒子們，重復歎一口氣。
「你還年輕，你哥知道的就多了，還有你老是毛頭毛腦，現在不行啦，到

處容易惹是非！……你知道麼，我同爺爺給人家當了一輩子，……兩輩子了……差事，還站得住，全仗着耐住性子伺候人。不想想若是有點差錯，這地方咱還住的了！……」

老蒲的尋思愈引愈遠，現在他倒不急著說在鎮上開會要鎗的話，却藉這個機會對第二個兒子開了教訓。

「怎麼啦，爹！我毛頭毛腦，我可是老實種地，拾草，沒惹人家呀！」

小住纔二十多歲，高身個，有的是氣力，向來好打不平，不像他的大哥那樣有他爹的服從性。

「不要以為好好的種地拾草便沒有亂子，現在的世道，沒法，沒法！我已經這把年紀了，這一輩子敢保的住，誰知道日後的事！你，……小住，我就是對你放不下這條心！……」

小住同他的哥哥聽見老人的說話十分淒涼，這向來是少有的事，在他們的質樸的心中也覺得忐忑不安！

五 小住的大哥大名叫蒲貴，他雖然四十歲以外了，除了種地的活計甚麼事都不很懂得，輕易連鎮上也不去。有老蒲在鎮上爲人家中當老聽差，就把全家過農家的事務全交付與這賦有老子遺傳的大兒子。小住十多歲時在小學堂

十 畢過業，知識自然高得多。家裏沒有許多餘錢能供給給他繼續上學，又等着人用，所以他十六歲也就隨着大哥在田地中過着莊稼日子，不過他向來就有點剛氣，又知道些國家，公民的粗淺道理，雖然他仍然是老實過莊稼日子，却不同於他的爹爹與大哥那末笨懦了。因此，老蒲平日就對這個年輕的孩子發愁，很懊悔不該教他念那四年「洋書。」過度的憂慮便使得這位過慣了奴隸生活的老人對小住加緊的管束，凡與外人辦事都不准他出頭。他的嘴好說，

這是很容易惹亂子的根源，老蒲伺候過輩兩子做官的東家，明白是非多從口出的大道理，尤其在這幾年的鄉下不是從前了，動不動就抓夫，剿匪，沾一點點光，便使你家破人亡，鎮上的老爺們比起稔匪亂時當團總的威風還大，而鄉村間凡是抗槍桿的年輕人更不好惹。小住既然莽撞，嘴又碎，當着這個時代平日裏已經給這位老誠的爹爹添上不少的心事。當天的事引起了她未來的許多思慮，所以對那年輕人說了這幾句話。

小住 小住在淡月的樹影下面坐着，一條腿登着凸起的樹根。

書 叢 「不放心，就是不放心我！我說，大前年我要去下關東你又不教去，哼！……」

「小住」他大哥很恐怕老人家生氣，想用話阻住兄弟的議論。只叫出名字來却沒的繼續下去。」

「哥，看你多好！爹不用說，鄰舍家也都誇獎你老實，……我呢，一不做賊，二不去同土匪綁票，可是都不放心！說話不中聽，甚麼話纔中聽？到處裏給人家低聲下氣，不就是滿口老爺少爺的叫，我沒長着那樣嘴。幹不了，難道這就是有了罪！」

小住的口音愈說愈高，真的是觸動了他的容易發怒的脾氣。

十 在平常時，老蒲一定要拍着膝蓋數說這年輕人一頓，然而這時並沒嚴厲地教訓他，只是用力在煙斗中抽着煙，一閃一滅的火星在暗影中搖動。

元 堂屋門口裏坐着他的一羣女人，小住的嫂子，還不到二十歲的妹妹，小姪女，這是老蒲家的全家人。小住還有一個三歲的姪子早在火炕上睡了。

13 「你二叔，」小住的嫂子是個伶俐的鄉下女人，也是這一家的主婦，因為婆婆已死去幾年了。這時她調停地說：「爹替你打算還不是好！像你哥那

樣不中用爹連說還不說哩。你二叔，又知書識字，將來咱們這一家人還不是靠着您。爹操一輩子心，人到底是老了，您還年輕。老練老練有甚麼不好，本來現在真不容易，爹經歷多，他是好意！」

三
道
小
叢
書

「澄他娘，你明白，我常說我就是這麼一個明白媳婦。對呀，小住，你覺得我說說你是多管閒事？……如今甚麼都反覆了。我看不透，你就以為我看不透。罷呀，我……究竟比你多吃了幾十年尖餅，我知道像你看不起我這老不中用的！……下關東，你想想我這把年紀，還得到鎮上當差，家裏你哥，嫂子，咱輩輩子種地吃飯，你去關東，三年兩年就背了金子回來？好容易！別把事情看得那末輕。工夫多貴，忙起來叫短工也得塊把錢一天，你走了怎麼辦？」我又沒處去掙錢？咳！……由着你的性子，幹，……幹，咳！……」

老蒲在青石邊上扣着煙斗，小住鼓着嘴向雲彩裏看月亮不說話，他大哥

更不會有甚麼言語。

一陣風在枯柏樹上吹過，在野外覺得十分涼爽。

「我不是找事呀，小住，你要明白？愁的我晚上飯都吃不下。年輕人，你們這年輕人沒等我說上兩句先有那末些話堵住我的嘴，正話沒說，先來上一陣鬥口，我發急中甚麼用！」

媳婦從鍋裏盛了一瓦罐涼米湯，端着三個粗碗放到院子中，先給老蒲盛了一大碗。

「爹，正經事，你別同二弟一般見識，說說你在鎮上聽說的甚麼事。」
「咳！只要拿的出大洋五十元就行！」老蒲說這句話，簡直提不起一點精神來。

15
「五十元？爹，怎麼還有教咱交五十元的？又不是土匪貼了票帖子，……

……」小住的嫂子靠着小棗樹站住了。

「這是新章程呀！段長吩咐下來……只許十天的限期，比衙門催糧還緊。」

三 老蒲這時纔慢慢地將當天下午在小牟家的農場中開會的事都報告出來，又將鎮上重新分段辦聯莊會的經過與他這一家分屬楞大爺那一段的詳細事都告訴給他這全家。末後，他又裝起一袋煙吸着，像是抑壓他的愁腸。

叢 「真不是世界！情理同誰來講，地不夠也罷，錢更不用提，就說那一桿槍，爹，你好說我沒有成算，你想：咱家有那末一桿槍，在這個林子邊住家，有人來，就擋的住？再說，還不是給人家現現成成的預備下！……」小住又提高了嗓子大聲喊。

「你小聲點，這個時候定的住誰在牆外。」他大哥處處是十分小心。

老蒲聽第二個兒子說的這幾句話却找不出別的話可以反駁他，自己只是被五十塊大洋與十天交不上要押起來遊街的事愁昏了，倒還沒想到這一層。

對呀！他全家在這塊塋地邊住了多少年，甚麼事都沒有，雖然前幾年鬧匪鬧的比現在還利害，也沒曾有人來收拾。他不用躲避，也用不到防守，誰不知道他家只有二畝半的典契地，下餘的幾畝是佃種的人家的。可是這一下，一桿槍也許就招了風來？不為錢還為槍；土匪只要多得一桿槍強似多添十個人。這一下，五十塊大洋像是給他這棘子牆上貼了招牌，這真是平空掉下來的禍害！即時他又記起楞大爺在散會時吩咐的話。

「以後的事：誰領了槍去，鎮上蓋上印子，不許隨便送人，只可留着自己用。會上多早派着出差。連槍帶人一起去！丟了槍，小心：就有通匪的罪！——不是罪，也有嫌疑。」這些話段長是在最後說的，大家因為要籌錢弄

槍已經是十分着急，有槍以後的規則自然還不留心聽。然而現在老蒲却將這有槍以後的規則想到了。

雙重的憂恐將老蒲的煙量擴大了，吃了一袋又是一袋。他現在並沒有話給這莽撞的年輕人講。

三
道
小
兼
老蒲獻出了這條妙計。

「噯！……這點心我還來的及！人老了，在鎮上也有點老面子，大家又看我老實，年紀大，話也比較容易說。可是我已經碰了一回釘子了！……」

「去找的會長？」小住的大哥問。

「可不是。會長不是比我的主人下一輩，他年輕，人又好說話，實在還

是我從小時候看着他在奶媽的懷裏長大的。自然我親自去的，……他說的也有情理。」

始終對於這件事懷抱着另一種心情的小住突然地問他爹：「甚麼情理？」

五 他說。」

「他是會長，他說關於各段上誰該買鎗的事，有各段的段長，他管不了。……縣長這次決心要嚴辦，誰也不敢徇私。……他這麼說。」

十
「哼！他管不着，可是咱那裏來的五畝地？果然有，咱就按章程買鎗也可以。」

元
「我說的，我當場對段長說的，……不中用！段長他以為不會教咱化冤枉錢，調查得明明白白，都說咱這幾年日子好，就算地畝不夠鎗也得要。」

19
老蒲的破青布烟包中的烟葉都吸盡了，他機械地仍然一手捏着袋斗向烟

斗裏裝，雖然裝不上還不肯放手。

「這何苦，誰不是老隣居，怎麼這樣強辭奪理。」大媳婦歎息着說。接着她的丈夫在青石條上深深地吐了一口氣。

三 「要誰說也不行，不止咱這一家。誰違背規矩就得按規矩辦！鎮上現下就拴着好幾個。我又想誰這麼很心給咱上這筆緣簿？我處處小心，在鎮上小輩子沒曾說句狂話，如今還有這等事！小住，像你那個楞頭楞腦的樣子，早晚不定闖下甚麼亂子。……」

書 「哼，既然沒有法，也還是得另想法借錢。也別儘着說二弟，他心裏也一樣的難過！」

媳婦的勸解話沒說完，小住霍地站了起來。

「鎗，非要不可？好！典地不吃飯也要鎗！到現在跑着求人中烏用！來

罷，有鎗誰不會放！有了鎗我幹。出差，打人，也好玩！這年頭有也淨沒有也淨爹，你想甚麼！」

「錢呢？」他大哥說出這兩個沒力氣的字。

五 小住冷笑了一聲沒說出弄錢的方法來。即時一片烏黑的雲頭將淡淡的月亮遮蔽住，風從他們頭上吹過，似乎要落雨。

十 黑暗中沒有一點點亮光，老蒲在院子中的碎石子上扣着銅煙斗。他們暫時都不說甚麼話。

元 隔着老蒲家借了款子領到本地造的步鎗以後的一個月。

剛剛過了中秋節兩天的一個夜間。

21 近來因為鎮上忙着辦起大規模的聯莊會，驟然添出了不少的鎗支。又輪流着值班看門。辦會的頭目們時時得到縣長的獎許，而地方上這個把月內沒

出甚麼亂子，所以都很高興。中秋節的月下他們開了一個盛大的歡筵，喝了不少的白乾酒，接着在鎮上一個有女人的俱樂部裏打了整宿的牌，所有的團丁們也得過酒肉的節賞，大家十分歡暢。這一夜是一位小頭目在他家裏請會長及本段段長吃酒，接續中秋夜的餘興。恰好這夜宴的所在距離老蒲當差的房子只有幾十步遠。自從天還沒黑，這條巷子裏來了十幾個背盒子炮提步小鎗的團丁，與那些頭領們的護兵，他們的主人早在那家人家裏猜拳行令了。叢像這等事是這一條長巷子中不恆有的熱鬧，女人們在巷口上用羨慕的口氣交談着頭領們的服裝，小孩子滿街追着跑，連巷子中的幾條大狗也在人羣裏躡出躡進。老蒲這天正沒回到鎮外的自己家裏，這一晚的事他都看的清楚。

從巷子轉過兩個彎不遠，就是圩牆的一個炮台所在。向來晚上就有幾個守夜的人住在上邊。因為頭領們的護兵們沒處去，便都聚在這距牆外地面有

將近三丈高的石炮台裏。賭紙牌，喝大茶，消遣他們的無聊的時間。

像是這個夜宴早已預備着通宵，那家的門戶大開着，從裏面傳出來的胡琴四弦子的樂器與許多歡呼狂叫的聲音，在炮台上的人都可以聽得到。

五

約摸是晚上十點鐘以後了。老蒲在他當差住的那間小屋子裏吹滅了油燈打算睡覺。自從七月中旬以來他漸漸得了失眠症，這是以前沒有的事，他感

十

到老境的逼迫與惆恍的悲哀，雖沒用到使利錢，幸虧自己的老面子借來的五十元大洋，到月底須要還清，而秋天的收成不很好，除掉人工吃食之外還不知夠不夠上租糧的糧份。大兒子媳婦雖然是拚命的幹活，忙得沒有白天黑夜

元

，中甚麼用！債錢與租糧從那裏可以找的出？小住空空的學會枝步槍的本事却格外給老蒲添上一層害怕的心事！這種種原因使得他每個夜間總不能安睡，幾十天裏原是蒼色的頭髮却變白了不少。

23

月光從破紙的窗櫺子中映進來，照在草蓆上，更使他覺得煩擾。而隔着幾道牆的老爺們的快樂聲音却偏向自己的耳朵裏進攻。這老人敞開胸間的布衣鈕扣，一隻手撫摸着根根突起的筋骨，俯看着屋子中的土地。一陣頭暈幾乎從炕上闖下來，方要定定神再躺下，忽地在南方，拍，拍，……拍的槍聲連續響起來。接着巷子中狗聲亂咬，也有人在跑動，他本能地從炕上跳下來便往門外跑。

「上砲台！上砲台！是從南面來的。」幾個團丁直向巷子外躡跳。

巷子中沒睡的人們都出來看看甚麼事。

砲台上的磚垛子下面有幾十個人頭擁擠着向外看，有些膽小的人便在圩牆下面探聽信息。這時正南面的槍聲聽得很清，不是密集的子彈聲，每隔幾分鐘響一回，從高處隔約還聽得見叫罵的口音。

住在巷子的人家曉得即有亂子也在圩牆外面，好在大家都沒睡覺，有的是團丁，槍，彈，土匪沒有大本領敢攻進鎮裏來。所以都不是十分害怕。獨有老蒲自從他當差的屋子出來之後，他覺得在心口上，存放的兩顆火彈現在已經爆發了！他來不及作甚麼思索，一股邪勁把他一直提到圩牆上的砲台垛子下面，那些把着槍桿的年輕團丁都蹲在牆裏，他却直立在垛子後面向前看。

元 月亮剛剛照着田野，與鎮外稀疎的樹木。天上有一層白雲，淡淡地將月光籠住，看不很清。但一片野狗的吠聲，在南方偏西一道火光，嗤嗤的子彈的紅影從那面射出，不錯！在南方偏西，就是他家，看守的老塋地旁邊！子彈的來回綫像在對打，並不是由一方射出的，一片喊聲，聽得見似有不少的圍攻者。

老蒲看呆了，一個不在意幾乎把半截上身向磚垛子外掉下去，幸虧一個團丁從身後拉了他一把。

「咦！老大叔，你呀！好大膽，快蹲下來！……蹲下！槍子可沒有眼。不用看了，那不是你家裏遭了事？一准，響第一槍我就看清楚了。……」

老蒲似是沒聽這個團丁的勸告，他直着嗓子叫：

「救人呀！……救！……兄弟爺們，毀了！……家裏還有兩個小孩子，……救呀！……」

「少叫，你小心呀！槍子高興從那面打過來。」

那個熱心的團丁硬把老蒲拉下了一層土階。

「槍，……槍，你看看，你們就是看熱鬧！放啊！放，打幾十槍把土匪……轟下去就好了！」他的聲音簡直不是平常的聲音了。

「蒲大叔，這不行！你得趕快去找會長，咱們在這裏聽吩咐。究竟是甚麼事？不敢說來了多少人？又不知道，快去，……快請下頭目來看看，準有主意。……不是還沒散席？」

五 有力的提示將這位被火彈裂傷的老人提醒了，一句話不說轉身從土甬道上向下跑，兩條腿格外加勁，在平日一上一下他還得休息着走，這時就算跌下去他也覺不出來。

元 沒用老蒲到那家夜宴的去處相請，幾個頭目還有本段的段長都跑上去，手裏都提着扳開機子的盒子槍。

他們的酒力早已被這陣連續的槍聲嚇下去了。隨着幾個護兵一起爬上了砲台，老蒲喘噓噓地跟在他們的身後。

他們都齊聲說這一定是對蒲家的包圍，閃動的火光與一耀耀的手電燈在

那片老柏樹與白楊樹的周圍。

有人提議快衝出十幾個團丁去與他們對打，可以救護老蒲一家人的性命，可是接着另一個頭目道：

三 「快到半夜了，你知道人家來了多少人？是不是對咱們使的『調虎離山
通計？』」

小 又一個的遲疑的口氣：「他們敢這麼硬來，在那幾條路口準有卡子。」
幾個瞪着大眼的團丁聽這些頭目們兩面的議論，都不知要怎麼辦。

善 老蒲這時已經在圩牆上跪下了。

「老爺們，……兄弟們，……救人啊！……看我那兩個小孩子的身上！
祇有我這把不中用的老骨頭活着幹甚麼用！」他要哭也哭不出聲來。

「不行！這不是講情面的時候，你敢保的住一開圩門土匪衝不進來？鎮

裏頭多少性命，多少槍支，好鬧着玩！救人，不錯，你先嚇糊塗了，誰敢擔這個干係！好，……你再去找會長，還在那客屋裏看他有甚麼主意。」

一個三十多歲的頭目人給老蒲出了這個主意。

五 原來是管領老蒲的本段段長說「來，咱一同去，快，這真不是玩！」

十 「老爺，……楞大爺辦聯莊會不是說：外面一有事，……打接應？我家裏就是那桿本地造的槍！……」老蒲急的直跳，說出這樣大膽的話。

元 「快下去，拉他去見會長！誰同你在這個時候講章程去！……」有人把老蒲從後面推着重復下了圩牆。

就在這個時候在西南面的樹林子旁邊閃出了幾個火把。槍聲也格外密了，子彈如天空中的飛哨，東西的混吹着。

不久火光由小而大，燒的那些乾透的秣稽木材響成一片。

「了不得！這完了！放起火來，老蒲這一家人毀了！……」有的團丁也十分着急，可是沒得命令，既不敢出圩門又不能胡亂放槍。

槍聲繼續不斷地放，火頭在那片茅草屋頂上燒起來，映得砲台上的各個面孔都發紅。

三
通 及至老蒲瘋狂地與段長領下會長的命令躡上砲台的時候，斜對面的火已
小 經燒成一座小小的火山了，屋樑的崩塌與稀疏的槍聲應和着。

叢 段長大張了口傳達命令「只准在圩牆上放幾十槍，不能開門出去打。……
書 ……」

久已等燥了的團丁與他們的護兵們這時都得上勁，拍拍呼呼的步槍與盒子槍彈很密集的向火山的周圍射擊。

時候已經快到早晨的一點了，

砲台上的射手正在很興奮地作無目的的攻擊時，老蒲却倒在他們的腳下，因為他第三次上來看見自己家屋上的火光便暈倒了。

兩排子密集槍彈攻擊之後，接着另一個團丁吹起聚合號。淒厲的號聲驚起了全鎮中的人，即時樹林子旁邊的槍聲停了，似乎土匪怕鎮上的民團聯莊會真要出去，他們便善退了。

十 幸而火山沒再向四外爆發，不久火頭也漸漸下落。

元 沒天明，老蒲暈過來，再三哀求纔得開放圩門，到灰燼的屋子中去看看。第一個同他去的却是那個著名的街猾子伍德，

接着自然是鎮上有槍的頭目們，領了隊伍去勘察一切。

31 勘察的結果：老蒲家的東西除掉被燒毀外的甚麼也沒丟失，棘子垣牆與木板門變成了一片灰土，屋子的房頂全露着天，牛棚燒光了，土牆坍塌了兩

大段，屋子中，老蒲的大兒子躺在土地上，左額角上一個黑血窟窿，大張着口早斷了氣，小住斜倚在土炕前面，不能動，左腿上被流彈穿透，幸而沒傷着筋骨。那桿本地造的步槍橫擱在他的大腿上，子彈袋却是空空的了。

三 女人們都在另一間的地上嚇昏了，沒有傷損，惟有在炕上學着爬的老蒲的小孫子屁股上穿進一顆子彈，這孩子臉色如土似的連哭也不會了。

小 除了有死有傷的人口，在院子中的一個存糧小囤，乾草堆，全被這場火叢 災化淨。

書 事情過後鎮上出了不少的議論，有的說老蒲確是「謾藏誨盜，」不要看他自己裝窮，有的斷定是尋仇，不是爲了財物，然而多數人的推測是土匪要去籌槍！這一家人死的死了，傷的還不能動，究竟是爲了甚麼自然也說不出來。

論了。

老蒲家三輩子安住的塋地旁邊的房子不能再住了，更蓋不起，也沒有再

會長與那些終天拿着槍桿的年輕人，却都同聲稱許小住的本領！他只有
一桿本地造的步槍，不到一百粒的子彈，他哥一定是用的扣鉤的土砲，居然
土匪便攻不進去，還得發火，誰說辦聯莊會不行？當初買槍不願意，現在可
五 救了急！沒有這桿槍怕不都得死……也許綁一個去，老蒲那個破費可更大了
。……尤其是鎮上的頭領們經過這次的試驗之後。知道本地造的木槍真能用
十，放幾排子彈，炸不了，工人的手段真高妙，不亞於兵工廠裏的機器貨！他
們在當天開過一次談話會，報縣，搜匪，合剿，加緊防守，末後一條決議是
元 老蒲的這次意外事，日後由會上送他幾十元的安家費。

一切的進行很順利，過了兩天大家便似乎忘了這場慘劫，漸漸的少人談

與土匪開仗的膽力，抱着火彈燒裂着胸膛的老人到處求面子說情，好可搬到鎮中的一個農場上的小團屋子中住着。

三 一個月後小住的腿傷痊愈，只是他的小姪子的屁股紅腫爛發。經過鎮上洋藥房的三次手術取出子彈來，終於因為孩子太小流血過多，正正三十五天，這無罪無辜的小生命隨着他的老誠的爹到土底下去了。

小 又是一次的醫藥費幾十元。

業 舊債還不了，又添上新的，轉典了二畝的地價，老蒲總算把這場橫禍擔過去。雖然他的伶俐的媳婦還病着不能起身。據醫生說他可放心，不至於有第三條人命在這一家中出現了。

會上的捐贈是一句話！過了這許久並沒有下聞。別人都說還得老蒲自己去認真叩求那些頭領們纔是合乎次序的辦法，但是向來是服從規矩的老蒲却

有下面的答覆：

「罷，……我，……人死得起兩個呀！兩條性命送了人，這幾十塊錢我還能昧心去使，……昧心去使！……」這老實人現在能說這兩句話了。

五 獨有那桿本地造的步槍老蒲每見牠倚在門後眼都氣得發紅。有一天他叫小住肩着這不祥的禍根，自己領着去繳還段長，說是槍錢不提了，這個東西會上可以守留，好在他家現在不住在野外更用不到。

元 「那能行！這個例子開不得，東繳，西繳，有事誰還出差。咱大家的會不完了？在這裏住，你們到時候也得抗槍呀，你這老糊塗，沒有牠，小住的性命還到今天？……哈哈！……」

於是小住便只好又肩着這不祥的禍根到那間團屋子中去。

深秋到了。

老蒲再不能給人當差，他不能吃多飯，一個人楞着花眼看天，咕咕嚙嚙不知自己對自己說些甚麼話，耳朵也聾了許多。小住自從腿傷好後因為自家的典地轉典出去還了債，雖然還種着人家的，可是到這個時候田地裏也沒有甚活計。他不常在家。他只得了鎮上人們的贊許，槍法，膽氣這樣那樣的好評語，能夠使他怎樣呢？現在他家裏十分困難，有時每天只能吃一頓早飯，他這年輕有力的小夥子是受不了半飽的虐待的。

他常常與伍德在各處混，好在老蒲如今沒有心思去管他的閑事了。

自從伍德將小住從灰堆裏背出來，那時起，小住知道這個年輕人不止是一個無產無業的街猾子了！雖然人人犯惡他多嘴多舌，小住却與他十分投合。自從家裏沒了活計，又是在悲慘困苦中數着日子過，小住覺得再也忍不下去。

某夜，沒天明，的時候正落着淒冷的白露，鎮上的人家都沒開門。小住家的團屋外面有人吹着口哨，即時小住從屋裏跳出來。

「伍德，你都辦好了？……」他惶張的問。

五 「你真是雞子，這不好辦，我與他們那個不是拉膀子，打屁股，還有不成？這不是，」他從小破夾襖裏摸索出尺多長的一件鐵東西。

十 「還有子彈，……快取出來，咱有投奔，我不是都交代好了！……」小住返身進去，從單扇門後頭提過了那桿拚命的步槍。

元 「就是，……他老人家，……」小住對着小窗眼抹着眼淚。

「你能養活他？……不能，就遠處去！……回來也許有人請你當隊長！……伍德永遠是好說趣話。

「快……繩子都拴好了，再晚怕碰見人便縫不出去。……」

小住甚麼話也不說，隨着他的新生活的指引者向密層的露點中走去。
第二天鎮上東砲台的看守人丟了一桿盒子槍，一袋子彈，而老蒲家的五十塊大洋買來的禍根子與小住也同時不見了。

屋頂下

魯彥

三
通
小
叢
去。

本德婆婆的臉上突然掠過一陣陰影。她的心像被石頭壓着似的，沉了下來。
「你沒問過我！」
這話又衝上了她的喉頭，但又照例的無聲地翕動一下嘴唇，縮回去了。
她轉過身，走出了廚房。

「好貴的黃魚！」被按捺下去的話在她的肚子裏咕嚕着。「八月纔上頭

，桂花黃魚，老虎扇！兩角大洋一斤，不會買東洋魚！一條吃上半個月！不做忌日，不請客！前天豬肉，昨天鴨蛋，今天黃魚！荳油不用，用生油，生油不用，用豬油，怎麼吃不窮！哼！你丈夫賺得多少錢？二十五元一個月，了不起！比起老頭以前的工錢來，自然天差地！可是以前，一個銅板買得十塊豆腐。現在呢？一個銅板買一塊！那一樣不貴死人，……我當媳婦，一碗鹹菜，一碟鹽，養大兒子，贖回屋子，哼，不從牙齒縫裏漏下來，怎有今天！今天，你卻要敗家了！……一年兩年，孩子多了起來，看你怎樣過日！」

元 本德婆婆想着，走進房裏，嘆了一口氣。在她的瘦削的額上，皺紋簇成了結。她的下脣緊緊地蓋過了乾癟的上脣，窒息地忍着從心中衝出來的怒氣。深陷的兩眼上，罩上了一層模糊的雲。她的頭頂上豎着幾根稀疏的白髮，後腦綴着一個假髮髻。她的背已經往前彎了。她的兩隻小腳走動起來，有點

踉蹌。她的年紀，好像有了六七十歲，但實際上她還只活了五十四年。別的女人生產太多，所以老得快，她卻是因爲工作的勞苦。四十五歲以前的二十幾年中，她很少休息，她雖然小脚，她可做着和男子一樣的事情。她給人家挑擔，礱穀，舂米，磨粉，種菜。倘若三年前，不害一場大病，也許她現在還是一個很強健的女工。但現在是全都完了。一切都出於意外的突然衰弱下來，眼睛，手脚，體力，都十分不行了。而且因爲缺乏好的調養，還在繼續地衰弱着。照阿芝叔的意思，他母親的身體是容易健康起來的，只要多看幾次醫生，多吃一些藥。但本德婆婆卻捨不得用錢。「自己會好的，」她固執地這樣說，當她開始害病的時候。直至病得愈加利害，她知道醫得遲了，愈加不肯請醫生。她說已經醫不好了。不必白費錢。「年紀本來也到了靶啦，瓜熟自落。」她要把她歷年積聚下來的錢，留作別的更大的用處。於是這病

一直拖延下來，有時彷彿完全好了，有時又像變了癆病，受不得冷，當不得熱，咳嗽，頭暈，背痛，腰酸，發汗，無力。「補藥吃得好，」許多人都這樣說。但是她搖着頭說：「那還了得，像我們這樣人家吃補藥！」她以前並不是沒有害過病，可都是自己好的，沒有吃過藥，更不會吃過補藥。她一面發熱，一面還要礮穀，舂米。「像現在，既不必做苦工，又必不吹風晒太陽，病不好，是天數，一千劑一萬劑補藥都是徒然的，」她說。

元 「不會長久了，」她很明白，而且確信。她於是急切地需要一個繼承她的事業的人。阿芝叔已經二十五歲了，近幾年來在輪船上做茶房，也頗克苦儉約，曉得爭氣。但沒有結婚，可不能算已成家立業，她的責任還未全盡，而她辛苦一生的目的也還沒有達到。雖然她明白瓜熟自落，人老終死，沒有什麼捨不得，要是真的一場大病死了，她死不瞑目，永久要在地下抱憾的。

兒子沒有成家，她的一切過去的努力便落了空。因此，她雖然病着，她急忙給阿芝叔討了一個媳婦來了。

「我的擔子放下了，」她很滿意的說。身體能夠健康起來，是她的福，倘若能夠抱到孫子，更是她無邊的福了。至於後來挑擔子的人怎樣，也只好隨他們去。她現在已經繳了印，一切裏外的事情交給兒子和媳婦去主意。她的身體壞到這個樣子，在家一天，做一天客人。

「有什麼錯處，不妨罵她。」阿芝叔臨行時這末對她說。

這話夠有道理了。自己的兒子總是好的。年輕的人自然應該聽長輩的教訓。但她可決不願意罵媳婦。雖然媳婦不是自己生的，她可是自己的兒子的親人。

「曉得我還活得多少日子，有現成飯吃，就夠心滿意足了。」

「自然你不必再操心了，不過她到底纔當家，又初進門，年紀輕。」
「安心去好啦，她生得很忠厚，又不笨，不會三長兩短的！」本德婆婆
望着媳婦在旁邊低下發紅的臉，惆悵的別情忽然找着了安慰，不覺微笑起
五 來。

十 然而阿芝叔的話的確是有道理的，阿芝嬌年紀輕，初進門，纔當家，本
德婆婆雖然老了而且有病，可不能不時時指點她。當家有如把舵，要精明，
要懂得人情世故，要刻苦。要做得體面。一個不小心，觸到暗礁，便會闖下
元 大禍，弄得家破人亡的。現在本德婆婆已經將舵交給了阿芝嬌了，但她還得
給她瞭望，給她探測水的深淺，風雨的來去，給她最好的最有經驗的意見，
有時甚至還得幫她握着舵。本德婆婆明白這些。她希望由她辛苦地創造了幾
十年的家庭一天比一天好起來。於是她的撒手的念頭又漸漸消滅了。她有病

，她需要多多休養，但她仍勉強地行動着，注意着，指點着。凡她勝任的事情，她都和阿芝嬌分着做。

天還沒有亮，本德婆婆已像往日似的坐起在床上，默然思忖着各種事情。待第一線黯淡的晨光透過窗隙，她咳嗽着，打開了窗和門。「可以起來了，」她喊着阿芝嬌，一面便去拿掃帚。

小 「我會掃的，婆婆，你多睏一會吧，大清早哩。」

叢 「起早攢了，睡不熟，沒有事做也過不得。你去煮飯吧，我會掃的。……」
書 一天的事情，全在早上。」

掃完地，本德婆婆便走到廚房，整理着碗筷，該洗的洗，該覆着的覆着，該拿出來的拿出來。幫着阿芝嬌。吃過飯，她又去整理箱裏的衣服鞋襪，指點着阿芝嬌。把舊的剪開，拼起來，補綴着。

一天到晚，都有事做。做完這樣，本德婆婆又想到了那樣。她的瘦小的腿子總是踉蹌地拖動着小腳來往的走着。她說現在阿芝燐當家了，但實際上卻和她自己當家沒有分別。

五 這使阿芝燐非常的為難。婆婆雖然比不得自己的母親，她可是自己丈夫的母親，她現在身體這樣壞，怎能再辛苦。倘若有了三長兩短，又如何對得住自己的丈夫。既然是自己當家了。就應該給婆婆吃現成飯。「阿呀，身體

十 這樣壞，還在這裏做事體！媳婦不在家嗎？」鄰居已經說了好幾次了。這話幾乎比當面罵她還難受。可不是，擺着一個年強力壯的媳婦，讓可憐的婆婆辛苦着，別人一定會猜測她偷懶，或者和婆婆講不來話的。她也曾竭力依照婆婆的話日夜忙碌着，她想，一切都一次做完了，應該再沒有什麼事了，那曉得本德婆婆像一個發明家似的，儘有許多事情找出來。補完冬衣，她又拿

出夏衣來，上完一雙鞋底，她又在那裏調漿糊剪鞋面；揩過窗子，她提着水桶要抹地板了。他家裏只有這幾個人，但她好像在那裏預備十幾個人的家庭一樣。阿芝嬭還沒有懷孕；本德婆婆已經拿出了許多零布和舊衣，拿着剪刀在剪小孩的衣服，教她怎樣拼，怎樣縫，這一歲穿，這三歲穿，這可以留到十二歲，隨後又可以留給第二個孩子，第三個孩子。她常常嘆着氣說，她不會長久，但她的計劃卻至少還要活幾十年的樣子。阿芝嬭沒有辦法，最後想在精神方面給她一點安逸了。

「婆婆，今天吃點什麼菜呢？」這幾乎是天天要問的。

「你自己主意好了，我好壞都吃得下。」每次是一樣的回答。

阿芝嬭想，這麻煩應該免掉了，婆婆的口味，她已經懂得。應該吃什麼菜，阿芝叔也關照過：「身體不好，要多買一點新鮮菜。她捨不得吃，要逼

她吃。於是她慢慢自己做起主意來，不再問婆婆了。

然而本德婆婆卻有點感到冷淡了，這冷淡，在她覺得彷彿還含有輕視的意思。而且每次要帶一點好的貴的菜回來，更使她心痛。她自己是熬慣了嘴的。倘不是以牙齒縫裏省下來，那有今日。媳婦是一個年輕的人，自然不能和她並論。她也認為多少要吃得好一點。不過也須有個限制。例如，一個月中吃一兩次好菜，就儘夠了。若說天天這樣，不但窮人，就連財百萬也沒有幾年好吃的。因為媳婦纔起頭管家，本德婆婆心裏雖然不快活，可是一向緘默着，甚至連面色也不肯露出來。起初她還陪着吃一點，後來只撥動一下筷子就完了。她不這樣，阿芝嬌是不吃的。倘使阿芝嬌也不吃，她可更難過，讓煮得好好的菜壞了去。

然而今天，本德婆婆實在不能再忍耐了。

「你沒有問過我！」這話雖然又給她按捺住，樣子卻做不出來了。她的臉上滿露着不能掩飾的不快活的神色，緊緊地閉着嘴，很像無法遏抑心裏的怒氣似的。她從廚房走出來，心像箭刺似的，躺在床上嘆着氣，想了半天。

三 吃飯的時候，金色的，鮮潔的，美味的黃魚擺在本德婆婆的面前，本德婆婆的筷子只是在素菜碗裏上下。

小 「婆婆，趁新鮮吧。煮得不好呢。」阿芝嬌催過兩次了。

叢 「呸，」這聲音很沉重，滿含着怒氣。她的眼光只射到素菜碗裏，怕看面前的黃魚似的。

吃晚飯的時候，魚又原樣地擺在本德婆婆的面前。但是本德婆婆的怒氣仍未息。

「婆婆，過夜會變味呢。」

「你吃吧，」聲音又有點沉重。

第二天早晨，本德婆婆只對黃魚瞟了一眼。

阿芝嬾想，婆婆胃口不好了。這兩天顏色很難看，說話也懶洋洋的，不要病又發了，清早還聽見她咳嗽了好幾聲。藥不肯吃，只有多吃幾碗飯。葷菜似乎吃厭了，不如買一碗新鮮的素菜。

於是午飯的桌上，芋芳代替了黃魚。

本德婆婆狠狠地瞟了一眼。

這又是纔上市的！還只有葶薺那樣大小。八月初三纔給灶君菩薩嘗過口味，今天又買了！

她氣憤地把芋芳碗向媳婦面前推去，換來一碗鹹菜。

阿芝嬾吃了一驚，停住了筷。

「初三那天，婆婆不是說芋艿好吃嗎？」

「自然！你自己吃吧！」本德婆婆咬着牙齒，說。

阿芝嬾的心突突地跳動起來，滿臉發着燒，低下頭來。婆婆發氣了。爲的什麼呢？她想不到。也許芋艿不該這樣煮？然而那正是婆婆喜歡吃的，照着初三那天婆婆的話：先在飯鑊裏蒸熟，再擺在菜鑊裏，加一點油鹽和水，輕輕翻動幾次，然後撒下蔥蒜，略蓋一會蓋子，便剷進碗裏——這叫做落鑊芋艿。或者是鹹淡沒調得好？然而婆婆並沒有動過筷子。

「一定是病又發作了，所以愛發氣，」阿芝想嬾，「好的菜都不想吃。」怎麼辦呢？阿芝嬾心裏着急得很。藥又不肯吃。……不錯，她想到了，這纔是開胃健脾的。晚上煨在火缸裏，明天早晨給她吃。

她決定下來，下午又出街了。

本德婆婆看着她走出去，愈加生了氣。「搶白她一句，一定向別人訴苦去了！丟着家裏的事情！」她嘆了一口氣，也走了出去，立住在大門口，她模糊地看見阿芝嬌已經走到橋邊。從橋的那邊來了一個女人，那是最喜歡講論人家長短，東西挑撥，綽號叫做「風扇」的阿七嫂。走到橋上，兩個人對了面，停住腳，講了許久話。阿七嫂一面說着什麼，一面還舉起右手做着手勢，彷彿在罵什麼人。隨後阿芝嬌東西望了一下，看見前面又來了一個人，便一直向街裏走去。

元 「同這種人一起，還有什麼好話！」本德婆婆的心像刀割似的痛，踉蹌地走進房裏，倒在一張靠背椅上，傷心起來。她想到養大兒子的一番苦心，卻不料今日討了一個這樣不爭氣的媳婦，不由得潤濕了乾枯的老眼。她也曾經生過兩個兒子，三個女兒，現在却只剩了一個男的，一個女的，而女的又

出了嫁。倘若大兒子沒有死，她現在可還有一個媳婦，幾個孩子。倘若那兩個女兒也活着，她還有說話的人，還有消氣的方法。而現在，却剩了自己一個人，孤孤單單的過着日子。希望討一個好媳婦，把家裏弄得更好一點，纔不辜負自己辛苦一生，那曉得……

三
阿芝嬸回來了。本德婆婆看見她從房門口走過，一直到廚房去，手裏提小着一包東西。

叢
又買吃的東西！錢當水用了！水，也得節省，防天旱！窮人家那能這樣書浪費！

本德婆婆氣得動不得了。她像失了心似的，在椅子上一直呆坐了半天。她不想吃晚飯，也吃不下，但想知道又添了一碗什麼菜，她終於沉着臉，勉強地坐到桌子邊去。

沒有添什麼菜。芋艿還原樣地擺在桌上。黃魚不見了。吃中飯的時候，牠還沒有動過。現在可被倒給狗吃了。

本德婆婆站起來，氣憤地往廚房走去。

五 「婆婆要什麼東西，我去拿來。」

「自己會拿的！」

十 她掀開食罩，沒有看見黃魚。開開羹櫥，也沒有。碗盞桶裏有一只帶腥氣的空碗，那正是盛黃魚的！

元 她怒氣沖天的正想走出廚房，突然嗅到一陣香氣。她又走回去，掀開煨在火缸裏的瓦罐。

紅棗！

現在本德婆婆可絕對不能再忍耐了！再放任下去，會弄得連糠也沒有吃

！年紀輕輕，飯有三碗好吃，居然吃起補品來了！她拔起脚步，像吃了人參一般，毫不踉蹌，走向房裏。

「我牙齒縫裏省下來！你要一天敗光牠！……」她咬着牙齒，聲音尖銳得和刺刀一樣「你丈夫賺得多少錢？你有多少嫁裝？……這樣好吃懶做！……」她說着，癡癡地倒在椅子上，眼睛火一般的紅，一臉蒼白。

阿芝燐的頭上彷彿落下一聲霹靂，完全駭住了。臉色一陣紅，一陣青。渾身戰慄着。爲了什麼，婆婆這樣生氣，沒有機會給她細想，也不能夠問婆婆。

「我錯了，婆婆，」她的聲音顫動着，「你不要氣壞了身體，我曉得聽你的話……」她說着，眼淚流了下來。

「今天黃魚明天肉！……你在娘家吃什麼！……哼！還要補！……」

阿芝燐現在明白了：一場好意變成了惡意，原來婆婆以為是她貪嘴了。

天曉得！她幾時為的自己！婆婆愛吃什麼，該吃什麼，全是丈夫再三叮囑過來的。不信，可以去問他！

五 「婆婆！……」阿芝燐打算說個明白，但一想到婆婆正在發氣，解釋不清反招疑心，話又縮回去了。

十 「公婆比不得爹娘，」她記起了母親常常說的話，「沒有錯，也要認錯的。」現在只有委曲一下，認錯了，她想。

元 「婆婆，我錯了，以後不敢了……」她抑住一肚子苦惱，含着傷心的眼淚，又說了一遍。

「你買東西可問過我！……」

「我錯了，婆婆。」

本德婆婆的氣似乎平了一些，挺直了背，望着阿芝嬌，眼眶裏也微濕起來。」

「嗨，」她嘆着氣，說，「無非都是爲的你們，你們的日子正長着。我還有多少日子。樣子早已擺出了的。」

「爲的你們？」阿芝嬌聽着眼淚湧了出來。她自己本也是爲的婆婆，也小正因爲她樣子早已擺出了的。……

「你可知道，我怎樣把你丈夫養大？」本德婆婆的語氣漸漸和婉了。「不講不知道……」

她開始敘述她的故事了。從她進門起，講到一個一個生下孩子，丈夫的死亡，撫養兒女的困難，工作的勞苦，一直到兒子結婚。她又夾雜些人家的故事。誰怎樣起家，誰怎樣敗家，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她有時含着眼淚，

有時含着微笑。

阿芝嬌低着頭，坐在旁邊傾聽着。雖然進門不久，關於婆婆的事，丈夫早已詳細地講給她聽過了。阿芝嬌自己的娘家，也並不會比較的好。她也是從小就吃過苦的。阿芝叔在家的時候，她曾要求過幾次，讓她出去給人家做娘姨，但是阿芝叔不肯答應。一則愛她，怕她受苦，二則母親衰老，非她侍候不可。她很明白，後者的責任重大而且艱難，然而又不得不擔當。今天這一番意外的風波，雖然平息了，日子可正長着。吃人家飯，隨時可以捲起鋪蓋；進了婆家，却沒有辦法，媳婦難做，誰都這樣說。可是每一個女人得做媳婦，受盡不少磨難。阿芝嬌也只得忍受下去。

本德婆婆也在心裏想着：好的媳婦原也不大有，不是好吃懶做，便是搬嘴吵架，或者走人家敗門風。媳婦比不得自己親生的女兒，打過罵過便無事

，大不了，早點把她送出門；媳婦一進來，却不能退回去，氣悶煩惱，從此鷄犬不甯。但是後代不能不要，每個兒子都須給他討一個媳婦。做婆婆的，好在來日不多，譬如早閉上眼睛。本德婆婆也漸漸想明白了。

「人在家嗎？」門口忽然有人問了起來，接着便是脚步聲。

「乾生叔嗎？」本德婆婆回答着，早就聽出了是誰的聲音。

阿芝嬌慌忙拿了一面鏡子，走到廚房去。

「夜飯用過嗎？」

「吃過了。你們想必更早吧。」本德婆婆站了起來。

「坐着，坐着。……正在吃飯，掛號信到了。阿芝真爭氣，中秋節還沒
有到，錢又寄來了。」

「怕不見得呢，信在那裏？就煩乾生叔拆開來，看一看吧。——阿芝老

婆！倒茶來！點起燈」

「不必，不必，天還亮。」乾生叔說着，從衣袋裏取出信和眼鏡，湊近窗邊。

五 「公公吃茶！」阿芝嬭托着茶盤，從裏面走出來，端了一杯給乾生叔。

「手脚真快，還沒坐定，茶就來了。」

十 「便茶。」隨後她又端了一杯給本德婆婆；「婆婆，吃茶。」

元 「啊，又是四十元！」乾生叔取出匯票，望了一下，微笑地說，一手摸着棕色的鬚髭。「生意想必很得意。——年紀到底老了，要不點燈，帶着眼鏡看信，還有點模糊。——真是一個孝子，不負你辛苦一生！要老婆好好侍候你，常常買好的菜給你吃，身體這樣壞，要快點吃補藥，要你切不可做事精，多睏睏。錢還不要愁，娘的身上不可省。不肯吃，逼你吃。從前三番四

次叮囑過她，有沒有照辦？倘有錯處，要你罵罵她。近來船上客人多，外快不少，不久可再寄錢來。問你近來身體可好了一點？——唔，你現在總該是心了，阿嫂。一對這樣的兒媳！」

三 「那裏的話，乾生叔，倘能再幫他們幾年忙就好了。誰曉得現在病得這樣不中用！」本德婆婆說着，嘆了一口氣。

小 但是本德婆婆的心裏却非常輕鬆了。兒子實在是有着十足的孝心的。就是媳婦——她轉過頭去望了一望，媳婦正在用手巾抹着眼睛，彷彿在那裏傷書 心。明明剛纔的事情，她受了委屈了。兒子的信一句句說得很清楚，無意中替她解釋得明明白白。媳婦原是好的。可是，這樣的化錢，絕對錯了。

「兩夫妻都是傻子哩，乾生叔，」本德婆婆繼續的說了。「那個會這樣說，這個真會這樣做，魚呀肉呀買了來給我吃！全不想到積穀防饑，浪用

錢！」

「不是我阿叔批評你，阿嫂，」乾生叔摘下眼鏡，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積穀防饑，底下是一句養兒防老，你現在這樣，正是養老的時候了。他們很對。否則，要他們做什麼！」

「咳，還有什麼老好養，病得這樣！有福享，要讓他們去享了！我只要他們爭氣，就心滿意足了。」

元
真沒辦法，阿芝嬌想，勸不轉來，只好由她去，從此就照着她辦吧，也免得疑心我自己貪嘴巴。說是沒問過她，這也容易改。以後就樣樣去問她，不管大小裏外的事——官樣文章！自己又樂得少搯一點干係。譬如沒當家。婆婆本來比不得親生的娘。

媳婦到底比不得親生的女兒，本德婆婆想。自從那次事情以後，她看出

阿芝嬌變了態度了。話說得很少，使她感到冷淡。什麼事情都來問她，又使她厭煩。明明第一次告訴過她，第二次又來問了。彷彿教不會一樣。其實她並不蠢，是在那裏作假，本德婆婆很知道。這情形，使本德婆婆敏銳地感到：她是在報復從前自己給她的責備：你怪我沒問你，現在便樣樣問你——我不負責！這樣下去，又是不得了。例如十五那天，就給她丟盡了臉了。

那天早晨，本德婆婆吃完飯，走到乾生叔店裏去的時候，湊巧家裏來了小叢一個收賬的人。那是蕢器店老板阿爰。他和李阿寶是兩親家。李阿寶和阿芝書叔在一隻輪船上做茶房，多過嘴。這次阿芝叔結婚，本不想到阿爰那裏去蕢碗盞，不料總管阿芳叔沒問他，就叫人去通知了阿爰，送了一張定單去。待阿芝叔知道，東西已經送到，只好用了他的。照老規矩，中秋節的賬，有錢付六成，沒錢付三四成。八月十五已經是節前最末一日，沒有叫人家空手出

門的。却不料阿芝嬌竟回答他要等婆婆回來。大忙的日子，人家天還沒亮便要跑出門，這家收賬，那家收賬，怎能在這裏坐着等，曉得你婆婆幾時回來。不近人情。給阿爰猜測起來，不是故意刁難他。便是家裏沒有錢。再把錢送去，還要被他猜是借來的傳到李阿寶耳朵裏，又有背地裏給他講壞話的資料了：「哪，有錢討老婆，沒錢付賬！」

十 「錢箱鑰匙是你管的！……」本德婆婆不能不埋怨了。

「沒有問過婆婆……怎麼付給他！」

元 本德婆婆生氣了，這句話彷彿是在塞她的嘴。

「你說什麼話！要你不必問，就全不問！要你問，就全來問！故意裝聾作啞，撥一撥，動一動！」

阿芝嬌紅着臉，低下頭，緘默着。她心裏可也生了氣，不問你，要挨罵

！問你，又要挨罵！我也是爹娘養的！

看看阿芝嬌不做聲，本德婆婆也就把怒氣忍捺住了。雖然鬱積在心裏更難受，但明天八月十六，正是中秋節，鬧起來，六神不安，這半年要走壞運的。沒有辦法，只有走開了事。

三
通
小
然而這在阿芝嬌雖然知道，可沒有辦法了。她藏着一肚皮冤枉氣，實在笑不出來。夜裏在床上，她暗暗偷流着眼淚，東思西想着，半夜睡不熟。

叢
書
第二天，阿芝嬌清早爬起床，略略修飾一下，就特別忙碌起來：日常家務之外，還要跑街買許多菜，買來了要洗，要煮，要做羹飯，要請親房來吃。這些都須在上午弄好。本德婆婆儘管幫着忙，依然忙個不了。她年輕，本來愛睡。昨夜沒有睡得足，今天精神恍恍惚惚的好不容易支撐着。

客散後，一隻久候着的黑狗連連搖着尾巴，纏着阿芝嬌要東西吃。她正

在收拾桌上的碗盞，使用手裏的筷子把桌上一堆肉骨和蝦頭往地上劃去。

「兵！」一隻夾在裏面的羹匙跟着跌碎了。

阿芝嬭吃了一驚，通紅着臉。這可闖下大禍了，今天是中秋節！

五 本德婆婆正站在門口，蒼白了臉，瞪着眼。她呆了半晌，氣得說不出話來。

「狗養的！偏偏要在今天打碎東西！你想敗我一家嗎？瞎了眼睛！賤骨頭！牠是你的娘，還是你的爹，待牠這樣好？啊？你得過牠什麼好處？天天喂牠！今天魚，明天肉！連那天沒有動過筷的黃魚也孝敬了牠！……」本德婆婆一口氣連着罵下去。

65 阿芝嬭現在不能再忍耐了！罵得這樣的惡毒，連爹娘也拖了出來！從來不會被人家這樣罵過！一隻羹匙到底是一隻羹匙！中秋節到底是中秋節！上樑不正，下樑錯！怎能給她這樣罵下去！

「阿唷媽哪！」阿芝嬌蹬着脚，哭着叫了起來，「我犯了什麼罪，今天這樣吃苦？我也是坐着花轎，吹吹打打來的！不是童養媳，不是丫頭使女？幾時得過你好處！幾時虧待過你！……」

三 「我幾時得過你好處！我幾時虧待過你！」本德婆婆拍着桌子。「你這畜生！你瞎了眼珠！你故意趁着過節尋禍！你什麼嫁裝？你有什麼漂亮？啊？幾隻皮箱？幾件衣裳？你這臭貨！你這賤貨！你娘家有幾幢屋？幾畝田？啊？不要臉！還說什麼吹吹打打！你吃過什麼苦來？打過你幾次？罵過你幾次？啊？你吃誰的飯？你賺得多少錢？我家裏的錢是偷的還是盜的，你這樣看不起，沒動過筷的黃魚也倒給狗吃？啊？……」

「天曉得，我幾時把黃魚餵狗吃！給你吃，罵我！不給你吃，又罵我！我去拿來給你看！」阿芝嬌哭號着走進廚房，把羹櫥下的第三隻甌捧出來

，順手提了一把菜刀。「我開給你看！我跪在這裏，對天發誓，」她說着，撲倒在階上，「要不是那一條黃魚，我把自己的頭砍掉給你看！……」

她舉起菜刀，對着甑上的封泥。……

五 「魂靈那裏去了！魂靈？阿芝嬪！」一個女人突然抱住了她的手臂。

「咳，真沒話說了，中秋節！」另一個女人嘆息着。

六 「本德婆婆，原諒她吧，她到底年紀輕，不懂事！」又一個女人說。

七 「是呀，大家要原諒呢，」別一個女人的話，「阿芝嫂，她到底是你的婆婆，年紀又這樣老了！」

鄰居們全來了，大的小的，男的女的。有些人搖着頭。有些人呆望着。有些人勸勸本德婆婆，又跑過去勸勸阿芝嬪。

阿芝嬪被拖倒在一把椅上，滿臉流着淚，顏色蒼白得可怕。長生伯母拿

着手巾給她抹眼淚，一面勸慰着她。

本德婆婆被大家擁到別一間房子裏。她的眼睛愈加深陷，頰骨愈加突出了。彷彿爲了這事情，在瞬息間便老了許多。她滴着眼淚，不時艱難地噙着抑阻在胸膈的氣。口裏還喃喃的罵着。幾個女人不時用手巾捫着她的嘴。過了一會，待隣居們散了一些。只有三四個要好的女人在旁邊的時候，她纔開始訴說她和媳婦不睦的原因，一直從她進門說起。

「總是一家人，原諒她點吧。年紀輕，都這樣，不曉得老年人全是爲的害她們。將來會懊悔的。」老年的女人們勸說着。

阿芝嬭也在房間裏訴着苦，一樣地從頭起。她告訴人家，她並沒有把那一次的黃魚倒給狗吃。她把牠放了許多鹽，裝在甌裏，還預備等婆婆想吃的時候拿出來。

「總是一家人，原諒她點吧。年紀老了，自然有點悖，能有多少日子！將來會明白的。」

過了許久，大家勸阿芝嬭端一杯茶給本德婆婆吃，並且認一個錯，讓她消氣了事。

「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媳婦總要吃一些虧的！」

十 「倒茶可以，認錯做不到！」阿芝嬭固執地說。「我本來沒有錯！」

元 「管牠錯不錯，一家人，日子長着，總得有一個人讓步，難道她到你這裏來認錯？」

於是你一句，我一句，終於說得不做聲了。人家給她煮好開水，泡了茶，連茶盤交給了她。

69 阿芝嬭只得去了，走得很慢。低着頭。

「婆婆，總是我錯的，」她說着把茶杯放在本德婆婆的面前，便急速地退出來。

本德婆婆咬着牙齒，瞪了她一眼。她的氣本來已經消了一些，現在又給悶住了。「總是我的錯！」什麼樣的語氣！這就是說：在你面前，你錯了也總是我錯的！她說這話，那裏是來認錯！人家的媳婦，罵罵會聽話，她可越罵越不像樣了。一番好意全是為的她將來，那曉得這樣下場。

「不管了，由她去！」本德婆婆堅決的想。「我空手撑起一個家，應該在她手裏敗掉，是天數。將來她沒飯吃，該討飯，也是命裏註定好了的。」於是她決計不再過問了。擺在眼前看不慣，她只好讓開她。她還有一個親生的女兒，那裏有兩個外孫，樂得到那裏去快活一向。

第二天清晨，本德婆婆檢點了幾件衣服，提着一個包袱，順路在街上買

了一串大餅，搭着航船走了。

「去了也好，」阿芝嬭想，「樂得清靜自在。這樣的家，你看我弄不好嗎？年紀雖輕，却也曉得當家，並且還要比你弄得好些。」

五 只是氣還沒有地方出，隣居們比不得自己家裏的人，阿芝嬭想回娘家了。那裏有娘有弟妹，且去講一個痛快。看起來，婆婆會在姑媽那裏住上一兩個月，橫直丈夫的信纔來過，沒什麼別的事，且把門鎖上一兩天。打算定，收拾好東西，過了一夜，阿芝嬭也提着包袱走了。

元 娘家到底是快活的。纔到門口，弟妹們就歡喜地叫了起來，一個叫着娘跑進去，一個奔上來搶包袱。

「阿唷」露着笑容迎出來的娘一瞥見阿芝嬭，突然叫着說，「怎麼顏色這樣難看呀！彩鳳！又瘦又白！」

阿芝嬌低着頭，眼淚湧了出來，只叫一聲「媽，」便撲在娘的身上，抽咽着。這纔是自己的娘，自己從來沒注意到自己的憔悴，她却一眼就看出來了。

三 「養得這樣大了，還是離不開我，」阿芝嬌的娘說，彷彿故意寬慰她的聲音。「坐下來，喝一杯茶吧。」

小 但是阿芝嬌只是哭着。

叢 「受了什麼委曲了吧？慢慢好講的。早不是叮囑過你，公婆不比自己的書 爹娘，要忍耐一點嗎？」

「也看什麼事情！」阿芝嬌說了。

「有什麼了不得，她能有多少日子！」

「我也是爹娘養的！」

「不要說了，媳婦都是難做的，不挨罵的能有幾個！」

「難道自己的爹娘也該給她罵！」

阿芝嬌的娘緘靜了。她的心裏在冒火。

五 「罵我畜生還不夠，還罵我的爹娘是……狗！」

「放她娘的屁！」阿芝嬌的娘咬着牙齒。

十 她現在不再埋怨女兒了。這是誰都難受的。昏頭昏腦的婆婆是有的，昏得這樣可少見，她咬着牙齒，說，倘若就在眼前，她一定伸出手去了。上樑不正，下樑錯，就是做媳婦的動手，也不算無理。

元 這一夜，阿芝嬌的娘幾乎大半夜沒有合眼。她一面聽阿芝嬌的三番四次的訴說，一面查問着，一面罵着。

第二天中午，他們家裏忽然來了一個女客。而是阿芝叔的姊姊。她艱難

地拐着一對小脚，通紅着臉，氣呼呼地走進門來。阿芝嬾的娘正在院子裏。

「親家母，弟媳婦在家嗎？」

阿芝嬾的娘瞪了她一眼。好沒道理，她想，空着手不帶一點禮物，也不問一句你好嗎，眼睛就往裏面望，好像人會逃走一樣！女兒可沒犯過什麼罪！不客氣，就大家不客氣！

「什麼事呢？」她慢吞吞的問。

「門鎖着，我送媽回家，我不見弟媳婦。」姑媽說。

「曉得了，等一等，我叫她回去就是。」

「叫她同我一道回去吧。」

「沒那樣容易。要梳頭換衣，還得叫人去買禮物，空手怎好意思進門！」

昨天走來，今天得給她雇一隻划船。你先走吧。」

姑媽想：這話好尖，一不請我進去吃杯茶，也不請我坐一下，又不讓我帶她一道去，還暗暗罵我沒送禮物。却全不管我媽在門外等着，吵架吵到我身上來了。

五 「親家母，媽和弟媳婦吵了架，氣着到我那裏去，我平時總留她住上一月半月，這次情形不同，勸了她一番，今天特陪她回家，想叫弟媳婦再和她好好的過日子。……」

元 「那末你講吧，誰錯？」

「自然媽年紀老，免不了悖，弟媳婦也總該讓她一些。……」

「我呢？哼！沒理由罵我做狗做豬，我也該讓她！」

「你一定誤會了，親家母，還是叫弟媳婦跟我回去，和媽和好吧。」

「等一等我送她去就是，你先走吧。」

「那末，鑰匙總該給我帶去，難道叫我和媽在門外站下去！」姑媽發氣了，語氣有點硬。

「好，就在這裏等着吧？我進去拿來！」阿芝嬾的娘指着院子中她所站着的，地方，命令似的，輕蔑的說。

三 倘不爲媽在那裏等着，姑媽早就拔步跑了。有什麼了不得，她們的房子小裏？她會拿她們一根草還是一根毛？

叢 接到鑰匙，她立刻轉過背，氣怒地走了。沒有一句話，也不屑望一望。

書 「自己不識相，怪那個！」阿芝嬾的娘自語着，臉上露出一陣勝利的狡笑。她的心裏寬舒了不少，彷彿一肚子的冤氣已經排出了一大半似的。

吃過中飯，她陪着阿芝嬾去了。那是阿芝嬾的夫家，也就是阿芝嬾自己的永久之家，阿芝嬾可不能從此就不回去。吵架是免不了的。趁婆婆不在，

回娘家來，又不跟那個姑媽回去，不用說，一進門又得大吵一次的，何況姑媽又受了一頓奚落。可是這也不必擔心，有娘在這裏。

「做什麼來！去了還做什麼來！」本德婆婆果然看見阿芝嬾就罵了。「有這樣好的娘家，滿屋是金，滿屋是銀！還愁沒吃沒用嗎，你這臭貨！」

「臭什麼？臭什麼？」阿芝嬾的娘一走進門限，便回答了。「偷過誰？說出來！瘟老太婆！我的女兒偷過誰？你兒子幾時帶過綠帽子？拿出證據來！你這狗婆娘！虧你這樣昏！臭什麼？臭什麼？」她罵着，逼了近去。

元
「還不臭？還不臭？」本德婆婆站了起來，拍着桌子，「就是你這狗東西養出來，就是你這狗東西教出來，就是你這臭東西帶出來！還不臭？還不臭？……」

「臭什麼？證據拿出來！證據拿出來！證據！證據！證據！證據！瘟老太婆！」

證據！……」她用手指着本德婆婆，又逼了近去。

姑媽攔過來了，她看着親家母的來勢兇，怕她動手打自己的母親。

「親家母，你得穩重一點，要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你女兒要在這裏吃飯的！……」

「你管不着！我女兒家裏！沒吃你的飯！你管不着！我不怕你們人多！」

「你是潑出了的水！……」

「這算什麼話！這樣不講理！……」姑媽睜起了眼睛。

「趕她出去！臭東西不准進我的門！」本德婆婆罵着，也逼了近來。「你敢上門來罵人？你敢上門來罵人？啊你吃屎的狗老太婆！滾出去！滾出去！滾出去！……」

「罵你又怎樣？罵你？你是什麼東西？瘟老太婆！」親家母又搶上一步

，「偏在這裏！看你怎樣！……」

「趕你出去！」本德婆婆轉身拖了一根門門，踉蹌地衝了過來。

「你打嗎？給你打！給你打！給你打！」親家母同時也撲了過去。

五 但別人把她們攔住了。

十 隣居們早已走了過來，把親家母擁到門外，一面勸解着。她仍拍着手，罵着。隨後又被人家擁到別一家的簷下，逼坐在椅子上。阿芝燐一直跟在娘的背後哭號着。

元 本德婆婆被隣居們拖住以後，忽然說不出話來了。她的氣擁住在胸口，透不出喉嚨，咬着牙齒，滿臉失了色，眼珠向上翻了起來。

「媽！媽！」姑媽驚駭地叫着，用力摩着她的胸口。隣居們也慌了，立刻抱住本德婆婆，大聲叫着。有人挖開她的牙齒，灌了一口水進去。

桌子。

「呸，……」過了一會的本德婆婆纔透出一口氣來，接着又罵了，拍着親家母已被幾個隣居半送半逼的擁出大門，一直哄到半路上，纔讓她獨自拍着手，罵着回去。

現在留下的是阿芝嬸的問題了許多人代她向本德婆婆求情讓她來倒茶說好話了事，但是本德婆婆怎樣也不肯答應。她已堅決的打定注意：同媳婦分開吃飯，當做兩個人家。她要自己煮飯，自己洗衣服。

「呃，這那裏做得到，在一個屋子裏！」有人這樣說。

「她管她，我管我，有什麼不可以！」

「呃，一個廚房，一頭灶呢？」

「她先煮也好，我先煮也好。再不然，我用火油爐。」

「呃，你到底老了，還有病，怎樣做得來！」

「我自會做的，再不然，有女兒，有外孫女，可以來來去去的。」

「那末，錢怎樣辦呢？你管還是她管？」

五 「一個月只要五塊錢，我又不會多用他的，怕阿芝不寄給我，要我餓死？」

十 「到底太苦了！」

元 「舒服得多！自由自在！從前一個人，還要把兒女養大，空手捧起一份家產來，現在還怕過不得日子！」本德婆婆說着，勇氣百倍，她覺得她彷彿還很年輕而且強健一樣。

別人的勸解終於不能挽回本德婆婆的固執的意見，她立刻就實行了。姑媽懂得本德婆婆的脾氣，知道沒辦法，只好由她去，自己也就暫時留下來幫

着她。

「也好，」阿芝嬾想，「樂得清靜一些。這是她自己要這樣、兒子可不能怪我！」

於是這樣的事情開始了：在同一屋頂下，在同一廚房裏，她們兩人分做了兩個家庭。她們時刻見到面，雖然都竭力避免着相見，或者低下頭來。她們都不講一句話。有時甚至在和別人說話的時候，走過這個或那個，也就停止了話，像怕被人聽見，洩漏了自己的秘密似的。

這樣的過了不久，阿芝叔很焦急地寫信來了。他已經得到了這消息。他責備阿芝嬾，勸慰本德婆婆，仍叫她們和好，至少飯要一起煮。但是他一封一封信來，所得到的回信，只是埋怨，訴苦和眼淚。

「鍋子給她故意燒破了，」本德婆婆回信說。

「掃帚給她藏過了，」阿芝嬌回信說。

「她故意在門口潑一些水，要把我跌死，」本德婆婆的另一信裏這樣寫着。

五 「她又在罵我，要趕我出去，」阿芝嬌的另一信裏寫着。

「……………」

「……………」

十
元
說。
現在吵架的機會愈加多了。她們的仇是前生結下的，正和她們自己所

83
阿芝叔不能不回來了。寫信沒有用。他知道，母親年老了，本有點恃，又加上固執的脾氣。但是她的心，却沒一樣不爲的他。他知道，他不能怪母親。妻子呢，年紀輕，沒受過苦。也不能怪她，怎樣辦呢？他已經想了很久

了。他不能不勸慰母親，也不能不勸慰妻子。但是，怎樣說呢？要勸慰母親，就得先罵妻子，要勸慰妻子，須批評母親的錯處。這又怎樣行呢？

「還是讓她受一點冤枉吧，在母親的面前。暗中再安慰她。」他終於決定了——一個不得已的辦法。

三
通
小
房

於是一進門，只叫一聲媽，不待太德婆婆的訴告，他便一直跑到妻子的房裏，大聲罵了：

「塞了廿幾年飯，還不曉得做人！我虧待你什麼，你這樣薄待我的媽！從前怎樣三番四次的叮囑你！……」

他罵着，但他心裏却非常痛苦。他原來不能怪阿芝嬌。然而，在媽面前，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

阿芝嬌哭着，沒回答什麼話。

本德婆婆在外面聽得清清楚楚，那東西在唏唏嗚嗚的哭。她心裏非常痛快。兒子到底是自己養的，她想。

隨後阿芝叔便回到本德婆婆的房裏，躺倒床上，一面嘆着氣，一面憤怒的罵着阿芝嬸。

「阿弟，媽已經氣得身體愈加壞了，你應該自己保重些，媽全靠你一個人呢！」他的姊姊含着淚勸慰說。

「將她退回去！我寧可沒有老婆！」阿芝叔仍像認真似的說。

元
「不要這樣說，阿弟！千萬不能這樣想！我們那裏有許多錢，退一個，討一個！」

85
「咳！」悔不當初！本德婆婆嘆着氣，說，「現在木已成舟，還有什麼辦法！總怪我早沒給你揀得好些！」

「不退她，媽就跟我出去，讓她在這裏守活寡！」

「那裏的話，不叫她生兒子，却白養她一生！雖說家裏沒什麼，可也有一份薄薄的產業。要我讓她，全歸她管，我可不能！那都是我一手撐起來的，倒讓她一個人去享福，讓他去敗光！這個，你想錯了，阿芝，我可死也不肯放手。」

小 「咳，怎麼辦纔好呢？媽，你看能夠和好嗎，倘若我日夜教訓她？」

叢 「除非我死了！」本德婆婆咬着牙齒說。

書 「阿姊，有什麼法子嗎？媽不肯去，又不讓我和她離！」

「我看一時總無法和好了。弟媳婦年紀輕，沒受過苦，所以不會做人。」

「真是賤貨，進門的時候，還說要幫我忙，寧願出去給人家做工，不怕

苦。我一則想叫她侍候媽，二則一番好意，怕她受苦，沒答應。那曉得在家裏太快活了，弄出禍事來！」

「什麼！像她這樣的人想給人家做工嗎？做夢！叫她去做吧！這樣最好，就叫她去！給她吃一些苦再說！告訴她，不要早上進門，晚上就被人家辭退！她有這決心，就叫她去！我沒死，不要回來！我不願意再見到她！」

十 「媽一個人在家怎麼好呢？」阿芝叔說，他心裏可不願意。

「好得多了！清靜自在！她在這裏，簡直要活活氣死我！」

元 「病得這樣，怎麼放心得下！」

「要死者早死了！樣子不對，我自會寫快信給你。你記得我可不要她來送終！」

阿芝叔呆住了。他想不到母親就會真的要她出去，而且還這樣的硬心腸

，連送終也不要她。

「讓我問一問她看吧，」過了一會，他說。

「問她什麼！你還要養着她來逼死我嗎？不去，也要叫她去！」

三 阿芝叔不敢做聲了。他的心口像有什麼在咬一樣。他怎能要她出去做工呢？母親這樣的老了。而她又是這樣的年輕從來沒受過苦。他並非不能養小活她。

叢 「怎麼辦纔好呢？」他晚上低低的問阿芝嬭，縐着眉頭。

書 「全都知道了，你們的意思！」阿芝嬭一面流着眼淚，一面發着氣說。

「你還想把我在這裏，專門侍候她，不管我死活嗎？我早就對你說過，讓我出去做工，你不答應，害得我今天半死半活！用不着她趕我，我自己也早已決定主意了。一樣有手有腳，人家會做，偏有我不會做！」

「又不是沒飯吃！」

「不吃你的飯！生下兒子 我來養！說什麼她空手起家，我也做給你們看看！」

五 「你就跟我出去，另外租一間房子住下吧。」阿芝叔苦惱的說，他想不出一點好的辦法了。

十 「你的錢統統寄給她去！我管我的！帶我出去，給我找一份人家做工，隨你良心。不肯這樣做我自己也會出去，也會去找事做的！一年兩年以後，我租了房子，接你來！十年廿年後我對着這大門，造一所大屋給你們看！」

元 阿芝叔知道對她也沒法勸解了。兩個人的心都是一樣硬。他想不到他的憑良心的打算和憂慮，都成了空。

「也好，隨你們去吧，各人管自己！」他嘆息着說。「我總算盡了我的

心了。以後可不要悔。」

「自然一樣是人，都應該管管自己！悔什麼！」阿芝嬭堅決的說。

過了幾天，阿芝叔終於痛苦地陪着阿芝嬭出去了。他一路走着，不時回轉頭來望着苦惱而陰暗的屋頂，思念着孤獨的老母，一面又看着面前孤傲地急速地行走着的妻子，不覺流下眼淚來。

本德婆婆看着兒子又走了，覺得悲傷。但同時，她又很快活。她拔去了一枝眼中釘，她的兩眼恢復了光明了。她的病也彷彿好了。她又變了青年，有着勇氣。她曾在風濤怒號中把着舵，行駛過許多許多年月，現在的生活，彷彿在綠波上蕩漾小舟。她的心無憂無慮，十分平靜。

阿芝嬭也有更大的勇氣。雖然她的面前展開着無窮盡的黑暗的荆棘的道路，但她的頭上彷彿燃着一盞不滅的神燈，在荆棘中照出一條平坦的道路來。她絕對不回頭的前走了去。

三通書局營業要目

學校課本	中西文具	機關用品	繪圖儀器	中西書籍	雜誌刊物
運動器具	各種掛圖	教育用品	兒童玩具	風琴樂器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五 十 元

編輯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

印刷者

三通書局印刷所

門市部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分局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南京興安大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各大埠各大書局

751
10/03/57

